

## 结语

师父说：“旧势力利用了里边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的时间它干了它要干的事。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它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 [5]。师父就是将计就计的巧妙的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

回顾这近一年和丈夫闯关的过程，我对丈夫的怨恨的强烈执着去掉了；丈夫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都是大法法理的指引。因此，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退缩、放弃、向邪恶低头，不把旧势力看大，不把病业假相看重；再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向民众讲真相，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一旁，就做师父要我们做的。

这次丈夫闯过生死关，对身边的同修们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见证了师父的无量威德！我们阖家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对我们无私的帮助！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3]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5]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

## 内部修炼交流

# 明慧汇编： 正信正行闯过难关

明慧文章汇编

## 目 录

闯“脑血栓”病业关 .....	3
颈椎疼痛时和过后的反思 .....	6
信师信法 向内找闯过魔难 .....	10
闯过生死关 意志更坚定 .....	13
明慧法会   信师信法渡难关 .....	15
坚信大法 展现生命奇迹 .....	23
对病业现象的浅悟 .....	27
法中感悟修炼中“善”的重要性 .....	29
法中感悟“魔难大、魔难小” .....	32
严重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 医生称奇 .....	37
明慧法会   信师信法 和丈夫闯过生死关 ..	44

漏水，是因为水管老化了，可能是震动引起的。可以不通过我家，在二楼直接施工，社区的管理人员也说与我们没关系。按理我们也可以不去管了。如果是常人，这又是个一下扯不清的问题。开始为查找原因，我们家的一面墙已经拆了，地面也掀开了，我们没有提任何异议，同意就从我们家给二楼和一楼修管子。

这样的事一出再出，绝对是有大漏了。晚上背法，我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我们地区整体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们地区，不少的同修被病魔拖走了生命。在这期间，很多同修虽然都帮着发正念，都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去否定旧势力。实质上是帮助了旧势力，加重了对病业中的同修的迫害。因为找不出原因，就认为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有的就直接埋怨同修没正念等等。面对魔难中的同修，大家都觉得无可奈何，认为无可抗拒。时间一长，有的同修早走了；也有的拖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麻木了，也没人去过问了。同样的道理，对被邪恶迫害已经关押了的同修也是一样，问题一发生，大家都在讲同修的问题，带着埋怨的心态发正念，邪恶清除不了，也不能把同修营救出来。

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我们协调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切磋，大家都各自向内找，而且也提出了弥补的办法。

工程队来的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因为我家的义举，他们来的人也都说法轮大法好。一个月后，也就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七点，工程队竣工了。工程队的负责人高兴的对我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招待，谢谢你们无私的配合。放心吧，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儿子和他们最后结了账。

我们的心摆正了，路走对了。第二天，丈夫高兴的对我说，他的肿都消了。这时我发现我的腿也不疼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历经近一年的时间，闯过重重险阻，走过了这场生死大劫。

二零一八年元月二十日，是我和丈夫金婚的日子，家里的亲戚都说，真没想到丈夫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比原来还年轻了。这个法轮功真是好啊！

来的。如果丈夫身上一直这样肿下去，达到了极限，能来得及急救吗？这天深夜我再背《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什么”，以前总是背不好，这次，我顺利背下来了。在这一节的最后，师父讲了四个故事。背完后，我突然悟到了：“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啊！”那个长春的学员，铁管子瞬间就从那高楼上面直奔头顶插下来了，千钧一发的那一刻，师父都能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看护着我们，前三次师父都是在我丈夫瞬间即亡的生死关头奇迹般的使他转危为安，我要绝对的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物极必反，一切都是假相。这里一定有我们要去的人心、应该提高的因素。

### 整体提高，丈夫的肿全消了

我也不再强调丈夫向内找了，这时我们认识到了，一味的强调他要向内找，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他是由师父管的，他会在法中提高上来的。师父已多次告诉过我们，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业关，这浮肿的身体不是自己，通通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假相，排除它，灭掉它。

丈夫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其他同修，此时，我悟到应该和同修整体提高，不依赖同修没有错，但需发挥整体的力量。我告诉了几位同修，他们有空时就随时来家中发正念，而且不带任何观念，发完就走。那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更加坚定了丈夫一定要闯过生死关的正念。

一天，我听到他和儿子对话，儿子还是希望他去医院。丈夫说：“我修了大法的，就应该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儿子又问：“那全身的肿怎么消下去？”丈夫说：“那是心性不到位，心性到位了就能消掉！”

几天后，一楼的人跑来急敲门，说他们家的厕所和主卧室漏的就象下大雨一样，说：“是你们搞装修引起的，就得从你们家找原因。”我们家住三楼，他怕我们推脱，所以态度有点强硬。我说：“你放心不要急，是不是我家的原因，我们都应该配合搞好。”第二天工程队又来了。经过检查，是在我家三楼下去一尺多的位置上，一节水管在

## 闯“脑血栓”病业关

文：河北大法弟子香莲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准备好大法真相资料打算出去救人，突然右半身不听使唤，动不了了，我赶紧坐在客厅的凳子上。心想：可能出现了“脑血栓”的假相，立刻发正念否定。

发了一会儿，就给同修打电话说明情况。过了一小时左右，外面来了同修敲门。我从凳子上起来准备去开门，一下子摔倒在地，磕的鼻青脸肿。我挣扎着爬了半天才蹭到门口打开房门。

两位同修进屋后把我架到床上。一同修问我说：“要不要去医院？”我说：“不去！”另一同修说：“是正念，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另一同修说：“大法弟子听师父的，遇到问题向内找，看看是哪方面不在法上，让邪恶钻了空子？”我说：“一时还找不到。”我们共同在法上交流、切磋。

当天晚上，又换了两位同修跟我一起学法，到整点发正念。同修们轮流换着到家里来照顾我、帮助我发正念、学法。两天后，我出现昏昏欲睡的状态，头脑迷糊，老想睡觉。同修们读法，我也能听见，但不一会儿又睡过去了。同修们一次次的把我叫醒，让我加强主意识，坚定正念、坚持听法，排斥困魔干扰，共同高密度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迫害。

我的右眼眉上磕出一个核桃大小的紫包，右眼肿起老高，眼皮、眼珠子都是紫黑色的，睁不开眼，无法看书学法，只能听同修们读法。

由于我的右胳膊、右腿不听使唤，上厕所得两位同修搀扶。连续十来天，每天都有两位同修昼夜照顾我，帮助我学法、发正念。

后来，由于同修们都忙着救人，就由我丈夫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同修们每周到我家来集体学法，有时还给我念念《明慧周刊》上关于闯病业关的交流文章。各自向内找人心、曝光它、解体它。

半个月后，我的眼睛渐渐消肿了，能自己看书学法了，但看字模

糊，看书很费劲，看得很慢。我每天坚持学一讲《转法轮》，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强加的一切迫害。但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垂死挣扎，拼命干扰我发正念，有时脑袋空白，想不起发正念内容，就让同修帮忙写在纸上照着念。

当时病业反应非常严重，右半身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要丈夫搀扶；浑身难受，发热，有时难受的大汗淋漓；肚子老是胀鼓鼓的不想吃东西，有时肚子还疼。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就强吃；后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拱着，怎么呆着都难受的不行；右腿发直，不能打弯儿，里面的筋发胀，有时还抽，说不出有多么痛苦。

在这期间，丈夫和婆婆看到我难受的样子，多次劝我去医院缓解缓解，还举例说某某常人得了脑血栓去医院输液后症状很快减轻了。我说：“不用了！”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

想是这样想，可是“病业”反映严重时让我感到生不如死，有时难受的都不想活了。趁丈夫不在家时，我大哭两次，哭着哭着，我想起了师父，感觉到“不想活”的一念危险至极，这不是师父要的，是旧势力强加的。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失去了人身怎么完成使命？我想到此，心里非常惭愧，慈悲伟大的师尊从宇宙大穹最高处层层下走，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人间，洪传“真、善、忍”宇宙大法，救度大穹无量众生。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何等幸运！我要跟师父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我止住泪水，强忍着痛苦，坚持每天上午、晚上学法，早、中、晚各炼一遍动功，晚上炼静功。开始时，同修把我扶到墙边，靠在墙上，拽着我的右胳膊炼动功，后来我就自己靠着墙炼，过程中，汗水顺着我面颊、脖子往下流，但不管多累、多苦，我都坚持着炼完五套功法，快坚持不住时，就背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慢慢的身体一点点好转，能自己拄着拐杖行走，自己上厕所了，但走的很慢。有时右腿还是抽筋，胀得难受，脚消肿了，用手一掐还是没知觉。整个右半身发木，胃里边顶的慌。我不承认这一切，就是多学法，多发正念，对照大法找自己。归正自己。

在儿女们的一再坚持下，丈夫去本市某疗养院做了检查。医生按心衰治疗，给他消肿，两分钟一尿壶尿，五天后，全身的肿消了，出气也均匀了，各种检查也做完了。原来医生说要在他的心脏部位安支架，也没有再提，医生惊奇的发现：我丈夫有一根很细的心血管是通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身肿的又那么厉害？医生开的药丈夫也没吃过，七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们暂时住回了老房子那边。

有一天，丈夫从院子外边回来说：刚才从他的脖子以下的部位一直到丹田，突然变的象一大块很僵硬的石板，感到马上就会摔倒，他立即在心里喊发正念口诀，喊“师父救我！”就缓过来了。在瞬间即发的生死关头，师父第三次救了他。

一个月后，经过学法，我的心性已经稳定了。我知道，医院并没有治好他的病，只是给他强行消了肿，而且这对重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对身体的损伤是很厉害的。这时，丈夫说他的肚子又有点肿了。我说这是好事，守住心性就做我们该做的。

出院的两个月后，儿子帮我们把房子的厕所和厨房都重装修了一下，又安装了暖气片。一切都就绪了，天也冷了，我们就搬回来住了。一个星期后的半夜里，楼下两位老人找上门来说：他们家的房子漏水，就在厕所和主卧室的那面墙的位置上。我要他们不要急，我们一定负责修好。第二天，我们通知了工程队，一个月后，全部修好了。

在此期间，丈夫身上又开始肿厉害了，睾丸也肿了。我想到师父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的很好，谁都不敢碰你。”[4]

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我们一刻也没懈怠过。这时，我们心都很稳定，认为就是好事。这一切不正常的状态都是假相，那不是自己。灭掉它。

这时儿女们找了省里最权威的心脏科老教授，教授看了医院所有的检查结果，认定我丈夫已经达到了心衰四级，也就是顶级，目前还没有任何根治的办法，只有肿起来了就来消肿。就是说，医院里已经对丈夫的病判了死刑。唯一能救他的，就只有大法，只有师父。这时我也想起了过去在我们地区患了全身浮肿的几位同修，没有一个闯过

么？”所以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我们两人，从来学法炼功都是各做各的。

现在，我俩在一起学法，读网上同修修炼体会的文章。一天，他谈自己向内找的内容。听了以后，觉得他还没学会向内找。比如：九九年“七·二零”我去北京时，他当时是非常支持的，是他马上到银行取了钱，给我买好了飞机票，他没有去，是因为怕他走了，单位乱了套。他也讲到了对我的怨恨，他平时多次说过对我没有怨恨心，没想到他也有一肚子怨恨。而且他对自己错的东西没有一点认识。我谈我自己是怎样向内找的和向内找后的感想。然后我告诉他：向内找首先要站在法上，用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也是大法弟子，大法遭受迫害，师父遭受魔难，你当时维护的是常人社会，而不是维护法，你只是支持我这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什么事情你不能钻到具体事里，纠缠是与非，要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动的念，如果是人心，不要把它当成自己，而且马上发正念铲除它。

我俩第一次象同修一样的敞开心扉、心平气和的交流，通过交流，我们彼此解开了心结。从此，丈夫也真正学会了向内找。

丈夫在部队工作十八年，转业到了地方，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受党文化的影响很深。虽然修炼了，很多思维、观念都打下邪党文化的烙印。认识到这点后，他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每天晚上听两讲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深夜，他因为出不来气，就坐着背法，而且随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他有几个讲真相的手机，我看到他半夜起来为手机充电，动作十分艰难。想到师父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3]我对丈夫说：你死不了！你在精进，师父绝对不会放弃你！师父一定会保护你的。

### 坚信师父无所不能

丈夫的肿一直没有消，并且还在日益加重，我整夜为他发正念，向内找，背师父的法，师父也一再的提醒我守住心性。每到这个时候，信心十足，觉得丈夫的魔难也解体了。第二天一看，浮肿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为什么在这“值千金，值万金”[2]的宝贵救人时间里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病业”干扰？两年前，我曾出现过脑血栓的假相，但那次症状比较轻，可以走路，只是右胳膊不好使，慢慢恢复了正常。我当时正念很强，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一切迫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加强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没有真正以法为师，向内找，修去人心。

这次的病业迫害，使我找到了很多执著心。如：自我膨胀，看不起同修，不愿去学法点学法，嫌同修们读的不好，自恃清高，觉的自己三件事做的好，比谁都强，看这个同修不讲真相了、那个同修不修心性了，自以为是。别人不按我说的做就不高兴，遇到矛盾不找自己，总想改变别人，不改变自己。还经常跟家人和同修拌嘴，跟家人争吵，丈夫嚷，我比他嚷的还响，非得把他压下去不可；还跟儿媳和亲家母吵架；我母亲在世时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雇了位同修做保姆照顾她，看保姆哪里收拾的不合我心意，就挑三拣四数落一顿，有时还呵斥母亲。没有慈悲心，没有耐心，没有把别人当镜子，找自己的不足，一味的向外找，不修自己。做事喜欢指挥别人，哪位同修处处顺着我，就愿意跟她合作，还错误的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不知不觉中滋养着显示心、争斗心、名利心、妒嫉心、色欲心、好胜心、干事心等人心，结果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这次严重脑血栓假相。师父说：“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只炼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炼功人”[3]

修炼是何等的严肃！来不得半点虚假，更没有捷径，只有在大法中实修，不断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才能修去人心，归正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突破。今后，我一定认真学法，向内找，时時事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言行，做真修弟子，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颈椎疼痛时和过后的反思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今年过年期间，我和同修学完法后，晚上吃完饭洗碗的时候，“颈椎病”的症状又出现了，觉的整个颈椎难受，肩肘酸胀、头沉胀。

我心里想到了修炼前在医院拍的颈椎片子，整个颈椎的弯曲正好和正常方向相反；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病的法：“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1]“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X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1]

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颈椎病的症状我该如何正确认识呀？接着想：曾经在这的灵体，我相信师父已经清除了，现在在这的不管是共产邪灵还是旧势力，还是什么，一概清除！我不允许在我的任何一层空间有邪的、恶的、不符合法的灵体存在，统统清除！这个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决，马上我的不舒服的症状就弱了，很快就消失了。至今再也没有不舒服，往后也绝不会有，邪灵看到我的正念还敢来送死吗？

这一次我觉的是想对了，做对了，就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更增强了我对大法的坚定和信心。我以上写的都是在还原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后来我和周围同修交流此事，又引发了我的一些反思和向内找。

我认为就在我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那一刻我是怎么想的，选择了怎样的想法，太关键太重要了。我明确的感到，那一刻师父在看，旧势力也在看，师父看你能用正念去认识、能不要它、否定它、能相信师父讲的你的身体没有病了，那师父就能立刻帮你清除干扰；同时旧势力也在看，旧势力看你承认它、或变相承认它、没有排斥它、或只是表面说这都是假相，或无可奈何，那它就能在这存在。

有的修炼者往往也在看，看师父：让我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

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3]

和丈夫一起向内找 为什么丈夫同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次一次剜心透骨的向内找，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因为一些陈年往事，在我的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在常人中也积下了很多的怨，我通过学法都基本上去掉了，唯独对他的怨，我也想去，就是去不掉，排不走。我非常明了，这颗怨恨心绝对带不到天上去的，是必须要去掉的。平时只要触到往事，就火冒三丈，说的话也非常尖刻，一定要压倒他。

我每天晚上背法，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消除了对他的怨恨。又想起了他的好。我们结婚五十年了，因为我老家离的远，亲人都不在身边，他是我唯一最亲的人，我们风雨同舟，生死相随。我在黑窝被关了三年多，他风雨无阻，劳教所规定每月可以接见两次，他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有时很长时间不让接见，他还是要来。他为人正派、忠厚、温淳，在常人看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丈夫。如果他要真的先走了，我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如果师父还能给我对他弥补的机会，我一定要拔掉这个对他怨恨的根。

丈夫在西北高原的无人区的部队里十八年，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病，回到地方也没有轻松过一天。一九九六年有幸得了大法，在师父的保护下，曾经一身的病：哮喘、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严重糖尿病、大面积皮炎等疑难杂症全好了，才活到今天，现在都快八十岁了。在正法时期最后时刻，旧势力就硬要把他拖走。我对丈夫的怨恨彻底解体了，慈悲心出来了。随之，观念与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丈夫吃剩的东西我从来不吃，穿过的袜子都是他自己洗，现在嫌他脏的概念一点也没有了，对他脾气也发不起来了，看他也顺眼了。对别人也是一样，讲话做事都是平静祥和的。师父给我把怨恨的执着心拿走了。

以前我觉得丈夫对法理的理解就象刚入门的新学员，认为他是那种大法的事也做一些，每天也学法炼功发正念，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法理不清，也从来不向内找的人，我们从来不在一起切磋。我曾经多次讲过他：“你这不是修炼，充其量也就是在糊弄事。”我讲的时候，语气也不好。他说：“你修多高我又不嫉妒你，你管我干什

[1]这完全是假相，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它。

我和丈夫也统一了认识。有漏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考验我们！我们是归师父管的。我对旧势力说：谁迫害他就是迫害我，我和他是一个整体，我做的事都有他的一半，谁要迫害他，我就要铲除谁。一天晚上，丈夫说，他正感到不能出气的时候，象空调开了，一阵冷风在心脏部位吹了一下，马上就缓解过来了。在生死紧要的关头，师父第二次救了他。

丈夫的肿消掉一些，没过多久又肿起来，反反复复。我的右腿无端也日夜疼的钻心，视力也模糊，我天目看到房子的上空乌云滚滚，邪魔烂鬼密集，灭了一批，又来一批，因为我长时间的发正念，感到丹田里象没有气空了一样的。腰也直不起来了，感到旧势力真是要对我们下毒手了。

丈夫一直坚持不去医院，他说：“修大法如果都好不了，医院更治不好。”丈夫脚肿的最大号的拖鞋也穿不进了，脸也变形了，胸部也肿起来了，呼吸极其艰难，给我的感觉，好象他随时随地都会离我们而去。家中的存款密码、电脑的密码我都不知道，但我下决心不问他，不给他增加思想负担。他主动把银行折子拿了出来，告诉我密码，我看都没看，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通宵达旦的用师父前些年赐给我的法器，一边发正念一边铲邪魔。我们的空间场还是乌云滚滚，并且还掺杂着青面獠牙的邪魔和不停的发出奸笑声的烂鬼。

有一天已经凌晨五点了，我发正念已经发了一个晚上，我说：师父，我实在抵不住了，请您派天兵天将来吧。瞬间，空间场亮了。但是第二天邪魔又来了。我不吃不睡，不知道饿也没有瞌睡，在痛苦的魔难中，体重瘦了十二斤。

师父说：“这些魔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魔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众笑）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我想：师父说是好事就是好事，我们是不是象师父说的：“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

了我才相信没有病了，才相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有不舒服的症状往往就会产生点动摇。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能破除病业的干扰，而有的人却不能排除甚至还失去生命呢？那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因为认识和坚信成度上不一样，所以往往结果也不一样。

然而要想能有正确的认识和想法，就要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去悟道。自己在法中去理解体悟师父讲的关于病的法，弄明白人为什么有病？人为什么叫它是病？修炼者为什么没有病？造成病的原因是什么？病的真相是什么？如何看待现在身体上反映的各种不舒服？为什么说是假相？是自己哪个思想不正引来了这种假相干扰？等等问题都要自己去弄明白。表面上知道否定、知道是假相和真正在法上去不承认它、清除它在力量上是不一样的。

我继续反思，以前其实自己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以前也偶尔也有过颈椎“犯病”的时候，我也知道是假相，却赶快躺着休息，让丈夫给我捏，或让孩子给我敲打，这和去吃药有啥区别？都是用了人的办法、都是无可奈何、都是对正念没有信心、都是没有认真的去对待，觉的我也能抗住了，也知道没事，就这样滋养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给了它在我空间生存的机会。望同修能以我为戒，真诚的提醒一下同修：任何一个再微小的病业假相诸如：咳嗽、发烧、腿、脚、胃等等的不舒服不要认为抗抗就过去了，都要在向内找的同时坚决的不承认它、清除它。有时小的不舒服，抗抗就过去了其实还是人的办法，而当大的病业假相就更难过去了。个人体会：就是在这看似小小的不舒服症状中能用正念对待时，就会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从而就又增强了对大法的信心和自己的信心；反之，我们就是错过提高的机会，还会影响到对法的信心。对大法的强大的相信就是一点点通过每天的事情亲身体悟建立起来的。

我继续向内找：从法中我知道任何病都是业力轮报的结果，我也知道师父给我清除了病根。现在出现的是干扰，那么我的哪个不正确的念头引来了这干扰呢？它为什么能干扰的了我呢？我的哪个念头不在法上呢？想一想明白是思想上的压力。从小我受母亲影响，凡事忧虑、忧愁、爱往坏处想。小时给自己学习上压力，学不好、考不好

简直就象没有活路一样；因为坚持修炼，在九九年往后很多年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失去学业、失去自由。因为负面思维非常重，无形的压力压在了我的肩上，什么都愁，什么都害怕，即使生活的幸福也消极悲观。人的颈椎肩肘是背负东西承受压力的，思维都是物质，我给自己压上了万斤重的大山，我承认了压力，那另外空间的邪灵不就有空可钻吗？颈椎肩肘能舒服吗？消极、悲观、自卑、忧虑、害怕、没有安全感等等这些想法统统清除掉，这后天在迷中形成的观念统统清除！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是有师父的人，我能够承受师父让我承受的那部份业力，十份业力我只承受一份或两份，我怕什么？有师父的保护和法理的点悟我怕什么？没有任何害怕、恐惧和忧愁，勇敢、坚强、积极、一切都是好事。至今我还在不断清除这不正的思想，必须清除！

我还是继续向内找：我以上做到了是对内观念变正念，对外清除邪恶的旧势力的一切！在遇到解不开的问题时或在魔难中，我想我们要思考的很多，我想到亡羊补牢的故事，羊被狼吃了，要看看哪里有漏洞，同时还要消灭狼。不补漏洞只灭狼，灭了一只还有另外的狼；只补漏洞不灭狼，狼还会咬别人家的羊，狼还会存在。就象我们修炼既找修炼上的漏又对法负责，维护正的一切，清除恶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修去漏洞又要清除邪恶，两方面哪个方面做的不好都会造成问题。在对待方方面面的干扰和迫害上我想都要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才能根本上彻底根除干扰。

我继续向内找：我之所以能够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和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是因为我不承认它，那么我为什么要不承认它？它为什么不是我呢？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了在很多年前有那么一阶段，在向内找中看到自己的各种不好和坏、肮脏，我有些承受不住了，没有一点好，有些伤感。包括我看到的同修的各种不足和各种坏，我生起了对同修的看不上和讨厌。但我还是加大力度的向内找，直到我认识到完全不承认这些思想是真实的我这个法理，那些是后天形成的和被污染的，就象你掉进了粪坑，粪粘在了身上但那不是你，是可以清洗掉的，这样就与这不好的思想形成了对立，清除起来更容易和坚定。当我不承认这所有的不好的思想是自己时，我有一种跳出来的

船，头也不回的飞走了，飞到一个平台上，停了一下，又往更高处飞了，飞的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套紫红色衣服扔在地上。我想：这可能就是人皮。他连人皮都脱了，马上就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时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另一个我出现了。

丈夫全身的浮肿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急促。我陪着他发正念，白天还要做一些证实法的事，要安排我俩的生活，抽出三个小时学法。晚上七点半到十点用手机对人讲真相劝三退。然后和他一起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紧接着和他一起发四十五分钟正念，晚上十二点后我就坐在我房间里背法，向内找。并且留意对面房间丈夫的动静。如果没听到动静了，就起来看一看，我觉得他随时都会因为一口气换不过来，被魔拖走。

这段时间，虽然丈夫学法比原来认真了，但我对他能不能闯过这个关并没有把握。我总是要他自己向内找，找了没找他也不讲。他晚上经常做梦，梦到有人要他回答问题，醒来一交流，觉得他回答的没在法上，又没有过好关。而且浮肿又加重了。丈夫觉得无可奈何：“人清醒的时候还好说点，梦中怎么能分的清楚呢？”

邪魔烂鬼还经常往我脑子里打各种念头，制造假相。一天，我在阳台上晒衣服，听到一个声音：“以后，衣服晒一个月你不收，也没人会帮你收。你经常深更半夜才从外面回来，到时候家里冷冰冰的，热水你都别想喝上一口。”我还看到给他开的追悼会，连我和孩子们写的感谢信都贴在单位大门口。失去了他后，悲惨的景象也时刻在我脑中翻腾。此时我完全被失去丈夫后的痛苦笼罩了，生活在两个我中，一个是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我，一个是即将要失去丈夫的我。我真的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一天，我突然听到师父很严肃的喊着我名字说：你太自私了，不赶快帮他闯关，总是想自己。我猛然清醒了，我怎么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呢？他这不是还活着吗？这是旧势力久远以前的安排。以前他在多次的消业过关中，我也总怕失去他，被旧势力乘机钻了空子，我这是配合了旧势力加重了对我们的迫害。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

## 明慧法会 | 信师信法 和丈夫闯过生死关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四日】

### 丈夫出现病业状态

二零一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丈夫正睡着觉，突然觉得有一个东西掐住了他的脖子，一下子不能出气了。丈夫心里说：师父，弟子再不精進也不能不让我出气，请师父给我点气吧。马上气顺了，正常了。在生死关头师父救了他一命。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消业，已经过去了，没向内找，也没发正念。

这时，师父点化我，释迦牟尼佛要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要以不动制万动。我还看到自己双脚踩死的很多蜈蚣、虫子粘在鞋底下面。我一直没有悟到其内涵。

过了几天，感觉丈夫出气很短促，他觉得腿没有劲，因为能吃能睡，也没当回事。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丈夫的脚是肿的，接着又发现不只脚，腿、肚子也是肿的。这时，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们开始每天高密度发正念。

我想：这样的事出在我身边，一定是我有了问题。我也开始了向内找。我在本地一直做着一些协调工作，确实事情比较多。我们家平时就俩人，家务事也不多，购物包括我的衣服、日用品都是丈夫买。饭菜也是他做，钱都是他管，银行我从来没去过。修炼上的事也是同样，上明慧网、讲真相等等事情他也协助我做，他就象个大管家。我想，旧势力就是钻了我太依赖他的空子，通过加重对他的迫害，达到使我不能专心做大法事的目地。第二天，我就让他坐下来多学法。家务事我来做，没有时间买菜、做饭，中餐就要儿子从网上订外卖，让别人送来，早晚我们本来吃的就很简单，我觉得旧势力这点雕虫小技难不倒我。但是并没有因此就解除了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

### 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一天上午我坐在床上，睁着眼睛就清清楚楚的看到丈夫驾着个小

感觉，有一种跳出庐山看庐山的感觉。自然我也不承认同修身上所反映的不足和执著是他真正的自己，现在我看到同修的不足和执著，除了反过来看看自己是否也有此不足外，我还清楚的告诉同修那不是 你，同时帮同修正念清除，同修之间所有的间隔都没有了。同时，我也这样去对待常人，可怜他们迷而不清醒，这样，自己的心胸自然开阔了，慈悲心自然产生了，他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迷失在情中无法自拔。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到师父讲：“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 [1]真我就是完全符合宇宙特性的，一切不符合的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只承认我是符合真善忍的，那么所有的执著心、观念及三界中的情都不是我，都不被承认，只是这些败物在我没有修好时在我空间中短暂存在过而已。观念变正念就能根本上清除这些败物，返出那个最符合合法最真实的干净的主元神，来主宰思想和身体。唯有坚定正念、坚信师父才能返出本性！

我接着又多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想问题时的出发点，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解除痛苦而发正念，我想效果不一定好，因为这个不是正念，没有法的威力。我是为了维护法、维护师父讲过的法、维护正的而发出的念，我是要清除所有一切破坏法、干扰修炼者的一切邪恶，那么就带有大法的力量了。不管这个邪恶在哪里，在我的空间，还是同修空间，还是常人空间，还是恶警空间，必须都全部清除！除恶是我的责任！目地是为了维护法而绝非为了自己，所以我认为出发点和目地是根子上的问题。我也明白为什么历史上的修炼者都是修不出三界的，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正法这样伟大的时代和机会，他们怎么修也跳不出“我要修炼、我要圆满、我在修炼”这样的目地和出发点的，怎么修还是在“私”中徘徊，而只有大法、正法修炼才有机会修成为了维护法而存在的生命，为了维护法的出发点和目地同时把自己从“私”中带了出来，不是为了圆满却成就了圆满，为了圆满却走不出“私”，从而得不到圆满。凡事都有目地和出发点，只有修炼者自己去问自己，自己不断去归正自己。

以上是我的感悟，望对同修能有所启发，因为同修的文章、话语

对我都有启发，对同修也心存感谢，不足望同修能以法为师。

感恩师父点悟给弟子的法理。每次我有疑惑和不明白的问题时，就象师父就在身边给我答疑一样。我所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任何一件事、心里的微小的波动，我都知道里面有师父要点悟自己的，时时刻刻的向内找，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感恩师父！

弟子叩拜师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信师信法 向内找闯过魔难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今年四十八岁，十二年前因溃疡性直肠炎久治不愈，在家人（同修）的劝说下走进大法修炼中。虽然我是因病走入修炼的，可是我一直没太执着病，所以渐渐的我的肠炎好了，不再拉脓血了。去年底之前，我有过两次肠子消业的情况，跟以前得病状况一样，没在意，一般几个月就好了。可是去年十二月份又开始拉脓，起初没当回事，可是后来严重了，心开始不稳了。

丈夫常年被病业困扰，去年忽然半夜离世，这给我带来巨大的打击，仿佛天都塌了，同时给家人及朋友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明白真相的人也有各种说辞，可是这完全没有动摇我的修炼以及我对师父的坚信。三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做。

然而，我的思想业力还是很重，由于丈夫走了，我就担心我要怎么样，我儿子怎么办？一天凌晨起来又拉了很多脓，我心就不稳了，躺下睡不着，起来看书，前一天学法正好学完第五讲，开始看第六讲吧。拿起书就看到了：

“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

哈哈大笑起来。

医院两个护士也因此炼起了法轮功，我不仅教会了她们炼功动作，还给她们请了大法书。来看我的亲朋全部三退，有的医务人员也三退了。

回家一个多月，我就能站起来了；两个多月我就能扶着东西行走，五个多月我不但能独立行走，而且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

家里人看到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对大法都心服口服，现在个个都心情愉悦、身心健康。丈夫多年的痛风病也彻底好了，天天都给师父法像上香。今年九十一岁的婆母因相信大法好，现在一点病都没有。真是“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3]啊！

当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亲朋、医生、护士和世人面前时，他们个个都惊叹不已：哥哥说：“不治怎么能好呢？真是信神有神在。”大夫说：“不手术比手术的恢复的还快、还好，这法轮功神了！”护士说：“你真了不起，真的闯过来了，当时你就不害怕吗？”

一个干了二十多年的赤脚医生说：“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自己就痊愈了，这简直就是人间神话！”婆母家的邻居问我：“法轮功这么神，法轮功师父是不是真佛？如果是真佛，我看迫害法轮功的小人，会一个不落的遭天谴、遭恶报。”

如今我不但一切正常，而且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直快快乐乐、幸福满满。

回顾我修炼走过的路，一直跌跌撞撞，一跟头接一跟头的摔。每次摔倒，师父总是把我扶起来，让我走正、走稳，然后再送我一程，嘱咐、鼓励我用法衡量，吸取正面教训。我每走一步都浸透了师父的心血。以此文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万般感恩。弟子只有做好、做的更更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的问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绝对不敢弄出这种事情来。虽然它弄进来了，我就否定它，就不承认它。师父就无所不能，因为佛法无边。……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弄来的这个事，偿还我历史上欠下人家的命债；平衡我历史上的罪业。并赎下了我的命，善解了怨缘。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在承受精神上的痛苦，我承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的。而实质的东西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师父所做的，你用人的思想永远都想不明白。只有我们修炼人，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中才能体悟出来。师父所给予我的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想想吧！如果我不学大法，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还能活吗？命，师父都给保护下来了，还愁腿不好吗？你把让我手术的心放下，我的腿会好的更快。”

丈夫若有所思，他消停下来了。

### 粉碎性骨折神奇康复 人人称奇

有了时间我就在医院大量学法、用法来衡量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在大法中归正。因坐不起来，我只能躺在床上发正念。

有时骨科专家、学术权威、大夫总是用科学的大道理来教训我，每次查房，大夫、护士总是用尖溜溜的眼光审视着我，就象是在审视一个出土怪物。有时他们之间互相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的护士还转过身去捂着嘴笑。有的走到门外竟笑弯了腰。他们背后议论：“医院来了一个怪物，粉碎性骨折不扎针不吃药。”

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和他们谈笑风生，因为我知道在事实面前他们会转变观念的。

十天后，也就是八月二十六日，医院拍片复查。骨科主任宣布：“骨头渣全部复位，长势很好，不用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

全家人就象受了皇封一样，笑的别提多开心了。同修甲不由自主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边鼓掌边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在场的亲属都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

骨科主任接着说：“俺科人都在议论，这个某某某(我的名字)她怎么一点都不疼？”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你是钢铁战士！你是钢铁战士！”我说：“我不是钢铁战士，我是大法弟子。”全屋人都哈

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炼？我们炼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炼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 [1]

看完这一段，我流泪了，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弟子。以前看过几百遍的《转法轮》从来没这么清晰的理解过。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对病的问题放下了，肠子渐渐有点好。

可过年期间又厉害了，我想还是找吧，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是法宝。我找到不珍惜自己生命，不珍惜自己的修炼机缘的人心：丈夫离开后，觉得很孤独，很无望，经常陷在常人的思维中，觉得死了能得到解脱，这就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迫害我。我恍然大悟，师父都那么珍惜弟子，我为何不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自己的生命？什么都明白还陷在常人中不自拔，我得好好修炼，我有师父，有法，每天上网看同修的文章，我并不孤独，相反我是最富有的人！

想明白了，我发正念，坚信师父，坚信法，好好修炼。感觉自己有提高，修炼这么多年，很少向内找归正自己的行为，感觉自己能抓住自己的思想业力修去它了，会修了。心稳了，一切归正。之后开始便秘，好几天不解，开始担心，但是肚子也不胀，后来想，师父让我肠子干燥，帮我治疗溃疡，不管了，结果，过几天自然就好了。现在想来，在这期间的确是对心性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所以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好事。

虽然肠子还没好，但是这期间的确修去了一些执着心和思想业。心里倒也没怎么担心，之后肠子不但有脓还夹杂着血，我想这都是师父帮我排掉不好的东西，不管它，虽然病的心我放下了，毕竟这种状况还是不对，有一天晚上我就想，假如我肠子里有很多脏东西败物需要排泄，那就使劲排吧，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啥也不怕，结果第二天整整一整天，我在不断的排泄脓，一会去一趟厕所。

到晚上，躺在床上，我就想，我要好好向内找，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没发现的执着心没放下。修炼人向内找是法宝。我把近半年的事像

过电影一样，一点点回放，发现了在很多事情上遇事像个常人，缺少慈悲心，还有残存的色欲心、利益心、自私心、嫉妒心。找了很多，再想，忽然想到目前最执着的心还是对丈夫的情放不下，师父的法里都讲过了：“人啊都执著于常人中的亲情，你知道在常人中轮回转世有多少次了吗？你曾经有过多少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丈夫了吗？你在常人中转世的时候你每一生的亲人你曾经都是这样想过他们，你想的过来吗？哪个是你真的亲人？造就你生命的那个地方才是你真正的亲人，他等着你回去呢，你却迷于这里，执著于这些暂时的。” [2]

师父的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讲法，看过无数遍，什么都明白，怎么就是放不下呢？就是常人这一年多了也该放下了，可我还是提起来就哭，丈夫的一切都如影随形在我身边。为什么总也放不下呢？我忽然发现其实我有一颗不想放下，不舍得放下情的心，我就下决心我此生是为修炼而来，怎么还这么执着这些呢？此刻一定放下，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要把白天发生的事过一遍，看看有没有心性不到位的地方，想着一定去掉所有的执着心好好修炼，这样想着，然后侧身准备睡觉了。

我忽然就觉得肠子仿佛被撑开了，然后就感觉有无数无数的小东西贴在肠壁上，形成了很多的小泡，密密麻麻的感觉，后来我又往另外一侧躺着，还是这样，我忽然想我的肠子好了，是师父用无数的小法轮给我把肠子的溃疡面抚平了，那一刻我就是坚定的认为一切都好了，接着我去了厕所。半年多第一次上厕所没有拉脓，我知道我好了，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弟子找到了该修去的心，师父把这么大的一个病业拿掉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唯有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

此后，我的肠子溃疡好了。我感悟真的就是一定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师父说，“你修炼整个过程都存在着一个对法的根本认识问题，你坚不坚定的问题，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还在考验着你对法坚不坚定。” [3]

通过此次闯病业关的经历，深深体会到了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弟子唯有好好修炼，去掉执着心，多救人，才对的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院长下到医院电工，让他们从医学上对我讲，不手术将来会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对院长讲：“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的腿不用手术，一定会恢复正常。”

院长说：“怎么可能呢？骨头粉碎成那样子不治疗能好？这在医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先例。”我说：“以前我脊柱骨膜发炎和严重的结肠炎。我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我到省城大医院都没有找到治疗方法。修炼大法后，师父把我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大法无所不能，我的腿一定能好！”

院长边往外走边摇着头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其他医务人员都被我说的不吱声了。

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又把所有的亲朋找到医院，让他们从亲情方面对我讲，不手术会累赘家人，影响孩子正常工作……

那几天，每天屋里都挤满了亲朋。他们开始都“呱呱呱”讲个不停。我说：“你们都先别讲。”屋内立刻鸦雀无声。我就从我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讲到大法洪传世界；从自焚伪案讲到三退，大部份人听后都笑着离开了。

哥哥、弟弟等人根本不理解我。哥哥怒斥我、摔我；弟弟眼泪汪汪的开导我、不厌其烦的劝我；侄儿、侄女指责我、挖苦我；还有的亲人讥讽我、诅咒我，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心里不但平静、坦然，而且无怨、无恨、无悔。

婆母知道此事后，安慰丈夫说：“你不用害愁，我去劝她，她要是不手术，我就给她长跪。”婆母真的来了，看到八十多岁的婆母为我操心，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把我的想法、感受和所经历过的事全部详细详细的讲给婆母听。婆母听后转身就去训斥丈夫：“你叫她手什么术，她腿肿成那样子一点都不疼，这不明摆着有神护吗？她学大法有师父保护，你快叫她出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

丈夫已无计可施，直接问我：“你有师父保护，车就不应该撞你才对！怎么能被车撞成这个样子？怎么躺下不动了？怎么不能走啊？怎么就痴迷到这种程度？不可理喻啊！”我说：“如果不是我心性上

不手术得在责任书上签字，出了问题医院概不负责。”我说：“办理出院回家。”女儿说：“我爸坚决不同意，非叫你手术不可。”我说：“你就把字签上。在大法中我已修出了金刚不坏之体……不管医院治疗效果怎么好，这都属于旧势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与这层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放心吧，只要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恢复我这条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看到女儿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肯签字的样子，我正在寻思解决办法。突然，一个梦境在脑中出现：我接着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在空中飞，你和某某（女婿）来抓我，我问：“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俩说：“把你心脏里的血都得抽出来。”我当时想，这不明显要取我命吗？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俩也太没良心了。我吓的在空中拼命的飞，你俩在空中拼命的追。这时空中一个声音说：‘如果血出来了你就没命了。’梦中你俩并没有追上我。可现实中你俩不但追上了我，还强行把我抓到医院里来了，医院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手术大腿内侧和外侧都得切开很长的口子，血不就流出来了吗？那我可就没命了。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一滴血没有出。这说明了什么？梦境中我看见你俩穿的衣服，和昨天穿的一模一样。师父把将要发生的事，提前用梦点化给我。我就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的腿在修炼大法中一定康复！如果手术了，我死定了！”

女儿转过身去，擦去了噙在眼里的泪水，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女婿大声喊：“你胆这么大，谁叫你签的？”丈夫说：“你想叫你妈死啊！”

这时同修甲来了，安慰已哭成泪人的女儿。女儿对甲同修说：“姨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妈修的层次不够，师父能管她吗？签字时我的手都在不停颤抖。”甲同修说：“你妈层次够了，师父一定能把你妈的腿治好！”听了同修甲的话，女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身就去劝她爸爸和她丈夫。不管女儿怎么说，他俩都不进去。

### 丈夫想方设法让我手术

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他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上到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

## 闯过生死关 意志更坚定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年底得法的老弟子了，今年七十二岁了，在修炼路上，曾经历了两次大的魔难，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和锻炼，更坚定了坚修大法到底的决心。现在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

冬季的一天，下了大雪，我在院子里扫雪时，突然脑袋“啪”的一声响，随之头象裂开了似的疼痛难忍！哎呀，这是怎么了？！我抱着脑袋就往屋里跑，老伴把同修们叫来了，这时我已经瘫在了床上，头疼的受不了，胸闷的出不来气。同修问我怎么了，我心里明白，但说不出话来。也睁不开眼。

同修们坐下就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在心里发正念，我还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这突如其来的魔难，叫人感到蹊跷！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的，不会是病，我修炼这么多年，怎么会有病呢？如果历史上我曾跟旧势力签过什么约，我一概不承认！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救我！旧势力不配管我，我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其它都不要，都不承认！”我还背师父这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1]。心里反复的背，不停的背。

这样，正念一出我感到轻多了，头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可是老伴一关门，用力猛了，“当”的响了一声，震得我头又疼起来，胸又闷起来！觉的象个巨大的蝙蝠抓着我的头，硕大的翅膀裹住我的头和上半身，又象被铁板夹着一样，没法形容的那么难受，觉的实在承受不住了！接着又恶心起来，连着吐了三口粘痰絮沫的东西，还吐了一口血，地上脏了一大片。这时还是不能说话。

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不是病，大法弟子怎么会有病呢？师父早给净化了身体，经过修炼，身上有了高能量物质，有了功，那病菌病毒的一靠近我们就把它们杀死了，怎么会有病？再说我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七二零”后，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怎么还会有病的表现呢？一定是旧势力在钻空子迫害我。

我赶紧求师父，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快来救我！旧势力要把我弄走，我坚决不跟它们走，大法的事该我做的，我还没完成，我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请师父为我做主！”这样，当即有了好转，又轻松了许多，也睁开眼了，也能说话了。

这时我女儿来了，看到我吐的脏东西，说：“俺娘这是怎么了？”同修们说：“你娘把脏东西、邪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排出去了，没事了，让她歇会儿吧。”还真是，同修的认识说对了。

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不一会儿就醒了，觉的一切都好。跟同修们说：“后天是集日，咱们准备到集上去发资料讲真相吧。”

可是邪恶还是不放过我，又变了一种花样，叫我止不住的说话，说起来没完没了，象得了话痨，象得了精神病！同修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这一说，提醒了我，我明白了，一定让主意识做主，象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于是控制住了自己。

可是旧势力又变了花样：让我脑袋里突然又出现了三种噪音，一种是“哗啦啦、哗啦啦”象抖帘一样的不停的响；一种“咚咚、咚咚、咚咚”象敲大鼓；再一种是“当当、当当”象大铁锤砸大铁板响个不停。三种声音乱作一团，真是震耳欲聋，吵的我受不了，心烦意乱，闹心闹的异常，真觉的是妖魔鬼怪在我的心里任意胡为，魑魅魍魉大作乱！

同修们帮我反复发正念，我自己也发，并且不管多么吵，多么的难受，坚定的发！镇定的发！我还大声念师父的法：“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它就钻不了，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3]“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鼓掌）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承

了。”

另一个说：“看你腿肿成什么样子，如果不扎针，腿发炎了，这条腿不就完了吗？”我把胳膊从护士手中拽回来，因为用力太大，晕的天旋地转。两个护士又无可奈何的拿着吊瓶走了。这时不知谁在外面喊：“不行绑起来。”我坚定一念：你们谁都别想动了我。

### 师父把我从死神那儿拉回来

夜间剧烈般疼痛燃遍了全身，没有一刻的停歇。突然间就象有无数条绳子把我捆起来，胸上被压上了千斤重物，憋的我喘不上气来，全身不停的颤抖，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汗珠从头上、身上不停的往下滚，一会衣服就湿透了。

我就要失去知觉了，只剩下一点意识告诫自己：我不能死，死了常人会误解大法，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的话出现在脑中：“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1]“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2]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通彻全身。

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怕，心里平静、坦然，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对旧势力的安排，我师父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排除一切干扰。我不停的念着正法口诀，并用法来衡量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身上的绳子断开了，胸上压的重物被掀掉。

女儿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身上的汗，一边惊慌的喊：“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因为当时眼睛睁不开，看不见女儿的表情，我感觉到她已惊恐万状。我笑着对她说：“我好了，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女儿转身出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到外面好顿哭。

接着身上的疼痛开始一点一点消失，身体逐渐轻松起来。

### 女儿在责任书上签了字

天亮了，身上疼痛消失遁形，就连骨折的地方也不痛了。

医生上班了，女儿从医生办公室回来问：“妈，怎么办？医生说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我骑电动车过马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敞口汽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朝下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重心落在右额头上，右额头被摔起一个鸡蛋大小的黑紫色包。当时我神志清醒，叫车主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我左腿站在地上，右腿就象面条似的，还打了两道弯，右脚怎么也踩不到地面上。等女儿、女婿赶来，他们强行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

丈夫急匆匆赶到医院。当时腿和腰疼痛难忍，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我没有事，我回家学法炼功几天就好了，你快把我送回家吧。”丈夫说：“不行！必须按照医院程序走！”在医院里，我被推过来推过去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拍的片子上显示，粉碎的小骨头块约小拇指盖大，大骨头块约手掌大。

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才发现我的右大腿肿的象水桶，其中一块骨头茬子把大腿肉都顶凸起来了，右膝盖已掉到腿的右侧和床面接触上了，小腿骨已趴下，小腿成了软绵绵的一堆肉。右脚躺下了，怎么也立不起来。

医生说：“粉碎太严重，粉碎的骨头渣子得手术拿出来，断裂的大块骨头得下钢锭固定。有一块骨头是从大腿骨缝处断裂的，离股骨头太近，不手术会造成股骨头坏死，这样的话人就残废了。手术也不能保证将来不瘸，但是能保证正常生活。”医生决定：用药消炎七天后手术。我的家人都同意了。

当时因没有力气说话，我只能在心里告诉他们：“你们谁都别想做了我的主，除了师父的话，谁的话我都不听；除了师父安排的，谁安排的我都不要。我的身体我主宰。一切都是假相，另外空间我的腿好好的呢！”

一会，一个护士拿着吊瓶来到我面前，她要给我扎针，我拒绝了。她无可奈何的拿着吊瓶走了。过了一会，朦胧中突然感觉有人把我的胳膊按在床上，我睁眼看见两个护士，一个高高的举着药瓶；一个正在往我胳膊上扎皮筋。我知道她俩要强制我扎针（后来知道是丈夫的意思）。我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个说：“扎针啊，大夫说不扎针，骨折二十四小时之内随时都能形成血栓，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

认它的。”[3]我越念觉的正念越足，也增强了同修们整体的正念。这样，震耳欲聋的噪音戛然而止，心烦意乱的闹心一下子静了下来，马上又感到轻松了，各种难受的症状一扫而光！一切又恢复正常。

这是师尊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帮助了我，保护了我，帮我把邪恶物质拿掉了！也是慈悲的师尊替我承受了！

这真是一个生死大关啊！不请医，不住院，闯过来了！噪音消失了，头不疼了，胸也不闷了，眼也睁开了，也能正常的说话了。邪恶的旧势力变换着“花招”迫害我，但是却一个一个被解体了，被粉碎了！在这场正邪大战中，连续跟邪恶较量了多个“回合”！但旧势力和一切邪恶的败物被打了个落花流水！被彻底消灭了！解体了！在这过程中，我不但没被邪恶压垮，相反却感到变的更坚强有力了！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没有师尊、没有大法，这么大的关我根本就过不去的！是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

师父啊，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也不会忘记啊！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不管有多么艰险，不管有多少魔难，我一定坚修大法到底，决不动摇！

谢谢师父！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 明慧法会 | 信师信法渡难关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两次很大的身体魔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修炼历程。

二零一六年八月，我的双脚出现溃烂、流脓、疼痛、散发臭味，

并伴有严重的寒热症状。渐渐左脚烂出一个窟窿，症状越来越严重，最后几乎不能行走。我在修炼上到底有什么漏洞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

### 一、向内找，弥补过错

我与同修合作经营原材料生意。一般常人做这个生意，掺假、加水，高品掺低品，而我们却从来不搞这些，买卖公平、公正，没有欺诈行为，所以在行业内得到了高度认可，生意越做越大。另一方面，社会交往、应酬越来越多，静不下心来学法，名利心、显示心，妒嫉心，色欲心膨胀，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在生意经营中心态没有摆正，做过一些错事。例如：在明知道买方购买低品原材料，是为了掺在高品原材料中造假的，我却为他提供货源。虽然自己没有直接掺假，可是却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师父要我们“截窒世下流”[1]，我却在推波助流。

师父说：“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份，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的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2]经过学法，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做生意必须要走正路，我向同修曝光了自己的错误，立刻停止了所有不正当的生意。

过了一段时间，同修C来跟我交流，向我提起师父的这段法：“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功以后他不但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2]他一说完，我恍然大悟，仅仅停止不正当生意还不够啊，以不正当手段赚来的钱怎么还能继续占有呢？可这笔钱在我全部资产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我的思想在波动：只拿出一部份行不行？后来想一想，不义之财不可取！不能再纵容自己不正的念头！最后下定决心，把这笔钱拿出来讲真相、救度众生。

在生意经营中没有走正路，这是招来身体磨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我找机会与本地做生意的同修交流，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

死掉十次百次都不止。就象文章中糖尿病症状的同修一样，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承受，其实早就真的得糖尿病了，但是只要你保持修炼人信师信法的正念，症状一直到圆满也不会出现，但是一个修炼人一旦在过关中承受不住，动了人念时，那么危险就真的会来了。医院是什么地方？是常人生老病死必经的地方。大的磨难中，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放下生死一念，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也就看出同修在平时的实修状态了。

心性有高低，磨难有大小，没有师尊洪大的慈悲，没有师父如意大法的洪传，就没有今生的我们与众生的未来。随着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基本消失殆尽，想逞恶已无大的能力。随师正法中，真修大法弟子应以师父“何难能阻圣”[5]的境界飞向圆满彼岸。而人心尚存的同修，请珍惜这万古机缘，快放下让你生命无法在法中圆融的欲望，放下所有人的因素，别留下太多遗憾，以真正大法弟子的风采，跟随伟大的师尊回家！

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四》〈正念〉

[4] 李洪志师父新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道中行〉

## 严重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 医生称奇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此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并以此表达我对师父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感恩。

右大腿粉碎性骨折

我遭遇了一段严重的病业折磨。当时表象是血压低压 120~135，高压 150~185 左右，心跳加速，呼吸严重的短促，好象随时要断的感觉，脸色发黑，身体承受到了极限。

我心里不稳起了怕心，最后又吃药又到医院检查，结果症状没有任何缓解。在另外空间的表现，自己也能清晰的感觉到历劫轮回中的业力找上来了，业力大的自己无法承受，心想：完了，一定要死掉了。同修用天目看到我身上业力比癌症的业力都要大好多，够死几个来回的了。那时我不敢闭上眼睛，怕闭上醒不来，周围都是让你很恐惧的物质，晚上睡觉都需要有人看着，这样痛苦中过了一两个月。

有一天来了一个同修（当时很少跟同修在一起），跟我切磋，过生死关就要放下生死才能过的去。我渐渐醒悟些了，就想反正都这样了，死就死吧，我就跑到公路边，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三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顿时感到自己的气上来了，身体也有劲了。晚上回到家中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发誓，对不起师尊苦度，即使死也一定要在法中圆满，这一生再也不量血压了，医院从此再跟我这个修炼人没关系了！然后把关于治病的药，器械都找出来，统统扔到垃圾箱去了。

真是人神一念间，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从此以后，我好了，我的身体就真的轻松了，没有死亡的感觉了。我好高兴，每天努力精进的做三件事，大量印资料，发资料，天天心里背着法，状态越来越好，每天睡二、三个小时也不困，脸色红红的白白的，半夜上楼梯也要跑上去，真的感到了真修后生命的超常。随后日子里，师尊又帮我打开了许多功能，我惊奇的发现我以前所谓的一些病的症状，实质上是能量和功能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比如说我气短憋气，打开功能后，在我个人境界中看到是入定和定身法功能的一种表现，很是玄妙。

随师正法走到最后阶段，邪恶迫害的形式上，似乎有了一些变化，病业形式上表现的多了些，但不难看到，出现病业的同修都不是简单因素造成的。有旧势力的刻意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很大一部份是我们没有真正实修造成的结果。不能真正证实大法的伟大，就没达到真修弟子的标准。

我悟到没有师尊强大的承受，我们每个生命的历劫业力能让我们

法对我们的要求很高，路是很窄的，做生意，心一定要摆正，决不能出现一点点的偏离。

## 二、在人心和正念交战中逐渐坚定

病业魔难初期，因为平时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每当疼痛来袭都是人的观念，总在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人的痛苦怎么能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呢？到底能不能好啊？悲观、懊恼、沮丧，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思想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虽然我没有动过去医院的念头，但总想依靠常人的手段去缓解痛苦。我身边同修的心态也在不断波动。同修来我家总是先看看我的脚好点没有，还买来碘伏帮我“消毒”。A 同修是大夫，他告诉同是修炼人的妻子说：“这个症状，用人的办法已经不能治愈，只能在法理上认识，才能闯过这关。”可妻子心态不稳，常常想让我去医院。家里弥漫着浓重的夫妻情、同修情和对这个魔难的无奈与消极承受等负面情绪。

同修找来另一位大夫。他用手术刀把我脚上溃烂的腐肉削掉，没有打麻药。一个同修按着我，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抽搐、痛哭、喊叫。刮完之后，几乎见到骨头了。大夫说：“腐烂是随着神经和血管往深处延伸，想了解病情，需要找医生进行专业的测试。”他还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截肢。妻子受不了了，让我马上去医院。我没有同意。

后来我的左脚越肿越大，严重的溃烂、流脓、流水。一位护士同修听说我脚部溃烂的洞被脓痂封住，脓无法流出。她说洞口必须打开，让脓流出来，不然会使溃烂更严重。她来帮我处理的时候，发现脓流出的通道是七扭八歪的。从此以后，她每天来帮我挤两次脓，还用一根白钢探针伸入脚部溃烂的洞中，拨开里面的蜂窝状组织，打通脓流出的通道。整个过程疼痛万分。可是脓却流的越来越多，后来妻子不长时间就要给我挤一次。这种种的常人手段，并没有给我减轻痛苦，症状反而越来越重。

不管怎么疼痛难忍，我都坚持每天大量学法、发正念、晨炼。渐渐的，我的思想有了变化：我是个修炼人，那么就非得用大法法理来指导自己，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采取行动呢？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

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3]。这个不断加重的症状完全是假相，却正好让我意识到了自己信师信法的成度——我没有真信啊！实质上还是把自己当作了常人。一个修炼的人如果没有了对师对法的正信，一切都是空谈，什么都不会改变，最终还是人。我使用的是些常人的方法，大法在我身上怎么会有超常的展现呢？

师父说：“修炼嘛，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鼓掌）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的过来。”[4]

我的头脑逐渐清晰了，认识到自己想通过常人手段缓解症状和痛苦完全是低层思维，挤脓不就是人的方法吗？用人的方法能解决神的问题吗？第二天，我告诉护士同修：“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帮我挤了。以后任何人的办法都不再用了！”她惊讶的睁大眼睛问：“那脓在身体里面怎么办？”我说：“不用再想这个问题了。”

出乎意料，从那以后，流脓量每天都在逐渐减少。

虽然剧痛和溃烂还在持续，甚至还在加重，可是心中已经有了法的力量，没有了害怕和疑虑，我不再用人的忍耐力去承受了。每天大量的静心学法、炼功、发正念。在现有层次上，我从内心认识到了师父的这段法：“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5]

我的心态彻底稳定下来了。

### 三、否定旧势力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

有同修跟我交流说：“大法弟子目前应该做好三件事，你缺项了。没有讲真相。因为救人是目前最大的事情。”我扪心自问：我就在家养着这个“病”吗？我把它看大了，没有听师父的话去救人。我当时没有想利用讲真相解除病业魔难的想法，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应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决定出去打真相电话。

当时左脚肿的非常厉害，不能回弯，下楼梯就是难题，但是心念已定，一步一步，我忍受着剧痛和颤抖下了楼。好在右脚症状不是很

也能自由的与人交流，思维反应清晰，我看到他的世界又清亮了，另外空间身体完好无损。医生会诊后跟他讲你没大事了，可以回家养了。但病业同修每次都没有立刻生出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抱着执着心偏悟了师尊的一段讲法：“作为新学员或者长期修炼提高不上去的学员，你出现病业关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没有问题”[4]，指望上了常人医生，总想在医院巩固治疗一阵时间再回家。每次这种念头一出来，第二天马上表现出发烧、浮肿、全身无力的症状，无法出院。有一天还做了微创手术，一位同修梦中看到这个同修心安理得的依赖一个兽医为他开腹做手术。

大家对这位同修的这次过关表现很是诧异，不知道他不能正念对待的原因。后来和家属、他经常接触的同修沟通，才知道这位同修实修不够，尤其自去年年底以来碰到一连串触及心灵的难关时，强烈的向外看，怨恨心很大。在家中也并没有注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一言一行的标准，给以前修炼过大法后来走弯路的家属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她再次返回法中修炼起到了较大的障碍作用。

有一天为这个同修发正念时我又看到，这位同修的这次魔难，是旧势力在他过往转生修炼中的一次邪恶安排，包括他姐姐（同修）一直不太用正念，而多数用人的情关心他，无形中加大了魔难，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我的境界中显现，在历往的空间中，这位病业同修被她姐姐在那个空间的能量所迷惑，忘记了前行的修炼路，正念不清的跟着她，而姐姐同修黑色空间场的能量很强大【注：这是在作者个人境界中的显现，谨供参考；如果不在法上，请以法为师。】，病业同修完全被黑色空间场笼罩着，显得很无所适从。这个空间的表现是这位同修不愿听同修的建议，啥事都要与他姐姐商量再定，不是自己按照师父的法的标准行事，造成了迟迟出不了医院的状态。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在最后的修炼阶段留下些许遗憾。

#### 事例四：

我本人也经历了一次病业表现的生死关。二零一五年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忙于常人的工作，压力大，也没实修平时的言行举止，没认真做好三件事，离法太远，看起来不象个修炼人样。二零一五年，

在跟来看他的一个常人说话。我用功能在自己的层次上看到他坐在自己修的一个象山头的空间里，这个空间不是正法的场，那个空间里的生命大多是旧势力安排的各种魔。病业中的同修没有意识到那个空间的险恶危险，还有些自得的坐在已经从大法中掉下去后的低层空间里。

随后我们进了同修的卧室，卧室墙上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佛光普照”。我用自己有限的功能一看，在我境界中所看到的是：那不是法中的东西，没有强大的法的因素。后来同修说他偏悟，从常人市场中买的，而且这个匾就挂在供奉师尊法像的上方（当时法像已经被邪恶抄家拿走了）。我听后心里一惊，这是很明显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做法，很危险的修炼状态。病业同修自己也悟出他平时的言行也存在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还涉及一些不二法门的问题，有时愿意谈论易经八卦等。

我回家第二天早晨炼功时，感到师尊在点化我：这个空间的那块匾实质是邪恶的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窗口，它们通过这块匾向同修室内不断散发着邪恶的物质场。同修因心中有执着，无法辨别出正邪善恶之场，慢慢的越偏离越远。表现上对助师正法中的发正念偏悟，长期不重视发正念，想发就发，想不发就不发。做的大法书籍后来字迹模糊，装订也不够认真，同修指出来也没有正悟上去。我在自身境界中看到，旧势力也对病业同修的妻子和女儿做了细致的安排，对干扰同修修炼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同修在正法最后进程中出现了如此大的魔难，教训深刻。

### 事例三：

还有一位同修是参与当地协调，活动范围较大，在这些年随师正法修炼中几次正念闯出黑窝，部份认识他的同修觉得他学法、炼功很不错。前段时间出现糖尿病的假相，脚肿得老大，坚持十多天后内心有些不稳了，病业假相更严重，呼吸困难，昏迷中被家人送进医院抢救。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看到他的空间场一片漆黑。

同修们紧急营救，在医院周围连续发了十来天正念并与之交流，参与的同修都无条件的向内找，解体邪恶。病业同修也逐渐清醒过来，

严重，我的车是自动挡，用右脚踩刹车和油门，所以能够开车。第一天停下车来，我咬紧牙关步行七百米，每走一步都很疼，我尽量正常的走。我左脚穿着45码的棉鞋，右脚穿着40码的棉鞋，脚肿的提不上鞋跟，一瘸一拐，路人都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

第二天我坚持走了两公里。我个人理解：不承认这种病业假相，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在否定旧势力。

### 四、突破怕心，面对面讲真相，病业假相消失

本地两位同修大姐平时骑摩托车去农村讲真相。天一下雪，农村路况差，摩托车就不能骑了。于是，我开车载她俩去讲真相。这两位同修心都在救人上，做得非常好，可我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同修大姐极力主张我迈出这一步，说：“我们都是从怕心中走过来的，你总得突破这一关。”

第三天，我终于下车了。进到一个麻将馆里，面对众人讲真相，当时就有六个人做了“三退”，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师父真的在加持我！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

发真相台历，同修让我走在前面，说哪里人多往哪里去。渐渐的，我的怕心在消减，讲真相越来越自如，我的脚在逐渐消肿，流脓量逐渐减少，伤口逐渐愈合。

师父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6]

在提笔写这篇体会的半个月前，伤口还没有最后愈合。我悟到：自己认可了旧势力迫害的存在，那么就等于允许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必须坚决解体它！“我师父不承认你，我当弟子的当然也不能承认你！”此念一出，伤口很快愈合。

打电话讲真相期间，有一句法总在我脑子里出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7]这是《精進要旨》〈警言〉中的一句话。我找出这篇经文学习，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

——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7]

几天后，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一个老厂房破旧不堪，很多人在装修厂房的外部。第二天跟同修交流，同修说：“装修厂房外部，就是在修表面、假修，内心实质没有变化。表面光滑了，内在实质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改变。”

我深深受到震动。师尊的点化，使我终于发自内心的认识到：我这场身体魔难，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迫害，带着我从一种自欺欺人的“口头修炼状态”过渡到真修、实修，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因为人的观念的阻拦，这个过程走的异常艰难，师父为我的承受与付出也格外大。而我的承受，再难忍，也只是其中很少一部份而已。修炼，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也不是表面做给大家看的，而是要针对自己的每一个观念、每一颗人心，扎扎实实的去修啊！

在病业魔难最严重的三个月中，虽然我在不断学法、向内找、发正念，疼痛和溃烂却一天比一天重，从人表面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个时候，修炼人一旦失去了对师对法的正信，就容易走向反面。旧势力能看到大法弟子的承受极限，它们的安排是毁灭性的。人心在动摇着我的正念，正念也在不断与人心交战，最终是师父的法理让我坚定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同修们跟我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指出我的不足、鼓励我的正念。虽然大家内心也有过波动，但这也是一个整体提高、不断加强正信的过程，最终大家跟我一起走过了这一关。

## 五、车祸中，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我骑摩托车载着同修讲真相回来。路上，因为车速过快（达到每小时八十公里），来不及踩刹车就与对面转弯的轿车相撞。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是坐在地上的，摩托车被撞变形了，压着我的腿，离轿车大约五米远左右。轿车一侧的两个车门全部报废。同修也坐在地上。地上有一滩血，是我被撞时吐的。我被撞得面目皆非：前额隆起大约五公分左右，用手按，前额骨头是软的；面部黑青

同修不同的修炼状态也表现的差异很大。

### 事例一：

一位同修是早期随师尊身边工作的大法弟子，亲身经历过师尊当年传法的许多神迹，对法的态度很坚定。这次病业表象严重，全身浮肿，医生从同修体内抽出二十多斤液体。通过交流发现，同修反复讲的很多是师尊当年传法时的神迹故事、对自己的特殊的好，而不是师尊讲的法，还停留在个人修炼时期对师尊感恩戴德的状态，没有真正跟上正法进程，在法上理性的升华上来。

此同修一直跟我们讲，在过关时，清晰的看到有两个戴着面具的魔打他，打完就跑；还有三个魔一直围着他打。这几个魔在另外空间把他的两根大筋都抽出去了，把他扔到地上，他的身体被打的可惨了。他嘴里一直念叨：这魔可厉害了。

我们问他当时你有没有喊师父、有没有发正念、有没有背法？他说一害怕都忘了。说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阳寿到了，住院的这几天感觉不是过了一关，而是过了一劫，剩下的时间是师尊为他延续来的。同修看望他时给他背师父的诗：“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 修炼人 装着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1]、“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2]、“疾风电掣上九霄 雷霆万钧比天高 横扫穹宇无尽处 败类异物一并消”[3]，等等。他立刻安静多了，感受到了法的力量，急着要学法。我们叮嘱他一定多学法，多听听明慧网声音版“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尽快提高自己的境界，实修，做好三件事。

在场的几个同修感受到：一个生命没有扎根在法上，那么在人的基点上任何鬼魔看起来都很强大、都能轻易的要了人的命。

### 事例二：

另一位同修做大法书籍和资料比较多。此同修当时的症状很严重，常人医院诊断是淋巴癌，全身起大包浮肿，但后来同修正念上来了，也能真正向内找，说不能给大法抹黑，所以身体恢复的较快。十几天后回到家中。

他出院后，我们几个同修到他家里去看他。一进客厅就看到他正

很不好，无法完成稿件，心中很难受就回家了。回到家中打坐内观，也没看清是何因素，能感觉到很低级，着急中求师尊，境界中就见师尊一挥手，我的身体就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另外空间身体修的不纯的地方一目了然，当时自己看到由于平时不实修，体内的物质还处在极低的境界中，真是无地自容，欲哭无泪。伟大的师尊知道我已悟懂修炼的差距本质，挥手間将体内极低的物质（生命）化成净莲，我顿感全身舒适，美妙无比。真是慈悲师尊驾法船，天上地下众生皆得救度。

伟大的师尊，把万古之如意大法留给了人，十恶毒世变异之生命，皆得回光归正之机，弟子之幸，众生之幸也！大法之纯之善之净，不在法中实修的同修是很难知其玄妙的。我经常看到眼前像透明玻璃似水一般的功的形式，无以言表，心中直觉震动超常。也证悟到了师尊法中所讲：“我们法轮大法这一块地方，我敢说他是净土（掌声）。”[4]的另一层面含义，弟子真是幸运。

叩谢师恩！

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惊醒〉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法正人间预〉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

## 法中感悟“魔难大、魔难小”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近些天，我们地区陆续出现几位病业同修，都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病业表象的反应很相近，脚、腿及全身浮肿，有昏迷不醒症状，用人的观点看很严重，很危险。接触这几位同修后，每个

色，面部和嘴部已经撞肿，鼻子流血不止；口腔黑紫色，牙齿松动。同修站起来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我俩不约而同地说：“谢谢师父！”

我站起来，感觉右腿好象不是自己的腿，还打了好几道弯儿。当时就涌上来好多围观者。对方车主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就打电话给“120”。二十分钟后，救护车来了，要拉我去医院。我说：“我没事，你们走吧。我不去医院。”“120”医生说：“你是内伤，有生命危险。你坚持不上医院，得给我们签字，出现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我就给他们签了字，救护车走了。

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我听到大家议论纷纷：“这么严重的车祸，他为什么不上医院啊？”有的说：“我知道炼法轮功的不上医院也没事儿。”我被撞得晕晕乎乎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对啊，我得讲真相啊！

我连忙说：“我就是炼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我不上医院也不会出问题的！”纯朴的村民们恍然大悟：“怪不得的！他是炼法轮功的！”有一位村民跑到轿车车主那里说：“你今天可遇到好人啦！他是炼法轮功的，他不会讹你的！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你快让他回家吧！”车主坚持要等交警过来处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交警才来。看到我这么严重的伤，居然还在现场站着，非常惊讶。我告诉交警：“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上医院也没有问题。我不会讹别人的。是我的摩托车车速太快了，他的车一拐弯，我就撞上他了。”交警看到我丝毫不推卸事故责任，自己伤得这么重，心态却这么平和，他身上带着执法记录仪，不敢直接称赞我，却向我竖起了大拇指。然后他去跟轿车车主交涉：“这事故，你也有很大的责任。他被撞成这个样子，如果要上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啊？”车主最终同意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

一位同修听到消息后，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他看我的伤确实很严重，就说，咱们打车走吧。我说，不，我坐摩托车走。一坐上摩托车，瞬间思想放松，身体象面条一样没劲儿了，嘴里不断往外吐血和血块，身体非常难受。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但是我一丁

点儿都不为所动，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一定要走到终点，圆满随师还！

同修一手扶着摩托车把，一手扶着我。骑到市区，他问我：“咱们去哪儿？”他是想问我：到底是去医院？还是回家？我答道：“回家。”到了我家住的那栋楼前，同修勉强把我架上楼。妻子要往沙发上扶我，我坚持要去供奉师父法像的那个房间。我让妻子为师父上香，感恩师尊对弟子的保护。

我吐血、鼻子流血，嘴里吐凉气，手脚冰凉。妻子找来六、七位同修帮我发正念。我也想发正念，可是腿盘不上，我一咬牙，忍着剧痛把腿盘上了。发出强大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干扰，不管我有什么漏洞，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

一个小时后，同修们严肃的表情放松了，他们说：“你缓过来了，脸上有血色了。”我说：“我有师父，我肯定没事。”

妻子为同修们买饭、买水。我当时感觉非常干渴，体内火烧火燎的，我拿起一瓶冰水，想喝又不敢喝，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吞咽食物或水。但我不能顺着这个假相想和做，坚决否定它，我是大法弟子，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一口喝下去，真爽！一点都没有不适应的感觉。我跟妻子说：“我饿了，我也要吃饭。”一盆小米粥，四个包子，一口气吃下去。鼻血掉在粥里，我用羹匙把血挑出去，接着吃。

从第二天开始，我坚持炼功。抱轮时，胳膊举不起来，也一直坚持着，打坐时，盘不上腿，一喊师父，腿一下子盘上了，疼得直掉泪。后来我的膝盖、小腿、脚肿得溜圆，我不承认所有的假相，就是坚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快就完全恢复了正常。

去年在病业假相中，我大量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最终否定了旧势力迫害，整个过程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心性基础。这次车祸魔难，我根本没有一点人的观念，内心只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正念和对旧势力迫害的彻底否定，所以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一关过得非常快。“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 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8]。

回首近两年来的经历，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并感谢所有关

是修炼人所为了。这个同修与当地的同修项目配合很少，矛盾较大，自己也没有实修向内找！那天过关老同修急切问我们为什么她会出现这么大的病业？我们就交流了大的魔难一定要放下生死一念，善念善心是修炼人必须要修出来的，主要这方面的问题，及一定要敬师敬法。同修似乎也悟到了这方面自身的问题，说自己应该多修善，多向内找。

但是我在境界中看到，这位老同修的生命很长时间都是师尊给延长来的，只有很严肃的以法为师修炼才可能走下去。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我们就抓紧时间反复交流后才离开，同修也是恋恋不舍的送出好远才回去。其实我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因当时我境界中看到另外空间有一口棺材就放在同修身边。过了两三天，还是遗憾的听说这位同修在别的同修家里，激动的说着自己家一些令她不满意的常人的事情时突然倒地，被家人送到医院就离世了。老同修离世后，家人在她住处的房梁上找到了她自己私藏的几万块钱；同修帮她整理遗物时发现，跟她有矛盾的同修她写在纸条上咒同修。大家这下明白了，修炼不修善，不但不能真正修上去，还可能修成魔的状态，亿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

其实当我们没有完全脱离人的空间修炼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越低空间生命越庞杂，越危险。尽量对人这个空间的情和事淡化淡化再淡化，达到法的要求，不给旧势力下手留任何借口。不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留下永久的遗憾。

（注：以上所述是老同修某一部份的修炼情况在我境界中的展现及感悟，旨在让同修们认识到修“善”的重要性，由于有旧势力参与迫害等复杂因素，该同修本质上最后的归宿只有师父知道。）

常人层次的法讲心地善良，佛家讲更广义更深层的善，普度众生；法轮大法法力无边，可赎众生轮回往复一切罪，可善解一切因缘，但是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3]。师尊之法力可使一切不好的生命变成最好的。弟子在这些年助师正法中，在自己的境界中多次见证师尊之无边法力，因境界有限，只把在自己层次中能悟到的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

前些年有一次自己写修炼交流稿，总感到体内有一些不纯的物质，

一下调了过来，这次磨难中的另外空间的过程及真正原因（某个层次中的）也直接在我的境界中表现出来了。

我看到两个高层次的旧势力死死把同修按在三界内，几只手紧紧倒掐住同修的脖子，没有任何缓和的意思。我心头一惊：怎么会这样？！其他同修讲过这位同修在前几年精進时有一次是脚不沾地飘回家的，证实过大法的超常和伟大，怎么会被旧神迫害成这样？我就让那两个旧势力马上放开同修，那两个旧势力狠狠的对我说：“她必须死！”

我一想不可能，旧势力怎么敢这么对同修？我赶紧求师尊，但师尊沉重的摇摇头，那意思我悟到：她没有修出善心，更没有慈悲，脱不了生死，而且还有些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我当时想：在人中看的表象与修炼境界中看到的差异真大啊。因为当时情况很紧急，那个同修随时都可能被旧势力拿走人身，伟大的师尊就把手放在我头上加持我，我就向那两个魔发出强大的正念。正邪两股强大的力量交合在一起，我全身都感到麻木了，僵持了一会，魔受不了，就松开了手，同修暂时被救了下來。师尊打到我脑子里一句话：“告诉她赶快放下生死一念，好好向内找，生命还有延续的希望。”

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知道，这位同修的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接着我的境界中看到，在一个很大的空间中，漫漫的黄沙充满天上地下，整个世界被黄沙覆盖了，里面没有任何生命，后来我才悟到这位同修没有实修自己，她的这个世界基本上不行了。出定后，我跟大家交流了我看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理解。

我们第二天特地赶到这位同修那里，她给我们讲述昨日心绞痛病业假相情况：疼了五个多小时，后来师尊把她向上抛起来两次，然后她就活过来了。刚进同修家门的时候，我看到师尊的法像就挂在侧面的墙上，上面被一块看起来不太干净的布盖着，我当时觉的同修这样做不符合敬师敬法的标准，差的有些远。后来知道这位同修长期独修悟偏了，境界、行为已经偏离了法，而且，由于丈夫有婚外情，同修的怨恨心一直很强，没有认真修去。有一次与丈夫打架，把大锤砸在墙上弹回来打到了自己的头上，她当时还没悟到自己的行为已完全不

心我、帮助我提高的同修们！希望我的经历能对目前身处磨难的同修有一点帮助，文中不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普照〉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7]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警言〉

[8]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 坚信大法 展现生命奇迹

文：大陆大法弟子 朱媛珠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七日】一天早上，我要到车站赶车，看了看附近都没有车，只有一辆摩托车，我就叫他把我送到车站。没想到这位车主学会开车才四天，刚到半路，前面有个路口开出来一辆轿车，摩托车主就慌了，乱了神，急速双刹车，把我从后面飞了出去，撞在轿车的门上，又反弹回地上，摩托车又压在我身上。在飞出去的一瞬间，我默默的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

躺在地上我感觉动不了，当时没想到自己慢慢爬起来，只喊人帮我，快把我扶起来，我要站起来。开车的人用力的把我扶了起来，我站在那里，一看那轿车门撞了一个大坑，一摸头上肿了一个大包，还流血，嘴唇、耳朵、肋骨都很痛，右手掌划了一大块皮。最糟糕的是腰部以下、大腿以上，整个臀部象散开了一样，疼痛难忍。

围观的人中有人报了警，几位警察来到现场说：先把人送去医院。我马上说：我不能到医院，我这种情况医院肯定治不了，到医院就完

了。我是炼法轮功的，回家炼功一定能好。我又向那两位驾驶员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更不会找你们麻烦，因为法轮功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再说你们也不是故意的，我们碰到也是缘份，而且我有师父保护一定没事的。

那个开摩托车的人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去叫来一辆三轮车，先把我送回家。要把我搬到三轮车上这个过程难度可大了，因为我的脚根本动不了，别说走路，移动一下都移不了，而且别人又不能碰我，不能扶、不能背、不能抬，任何一个方法我都会痛的要命。围观者都七嘴八舌的说：这么严重不送医院肯定不行，到时麻烦就大了。我向他们解释说：放心吧，法轮功祛病效果特别好，我肯定能炼好的。

最后还是二个男人硬把我抬上三轮车的踏板上，脚用皮带吊着挂在前面车把上，当时把我抬上车的过程我痛的无法形容，心里一遍一遍的叫着师父救我。一到家我就叫丈夫帮我洗头，因为头上全都是沙尘。丈夫看我的头肿的这么大，又出血，他就说：头又肿又出血，又没打破伤风的针，怎么可以洗头，洗发水进到伤口里，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丈夫未修炼法轮功）。我说头上全是泥沙，不洗能行吗？帮我洗吧，保证没事，你相信我。丈夫看着我这么坚定的表情，只好帮我洗了。

洗好头以后面对的难题可多了，站起来坐不下，坐下来站不起，一坐下来痛的我连声喊师父救我，师父帮我。最麻烦的是上厕所，这些我就不写了，小肚子非常痛，小便还出血。丈夫着急的说：我看你全身里外都坏了，屁股都变形了，这个样子还不肯上医院，难道你想成为废人吗？我耐心的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有师父在，人家瘫痪了十几年，师父都帮他调整好了，我肯定很快就能好起来的。丈夫说：好的，给你两天时间，若没有好起来，马上送医院。我立即否定他的话，你不要给我限时间，什么时候好顺其自然，一切由师父安排。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信师信法，克服一切困难，抓紧学法炼功。学法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要炼功难度就大了。那我就要从难处开始做，先打坐。当时我伤成这个样子，要打坐难度可想而知，但我决心已定，无论如何双盘都要拉上去。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

## 法中感悟修炼中“善”的重要性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师父讲：“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1]大法修炼更要修出法中标准的“善”。

记的自己在被师尊打到渐悟的前几日，借助法中强大的能量，自己在境界中爆破似的冲出了三界，冲出的一瞬间，感到自己的生命向上空间无比广阔，出三界后个人境界中感受到较近的是祥和与慈悲两个物质空间，随着另外空间身体的不断长大，自己也被宇宙高层空间的特性不断的同化着，也具有了高层空间宇宙的特性，逐渐的了悟师尊法的内涵：“人要想被高级生命重视，那就修！也成为高级生命！”[2]

近几年，大家在修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修炼人平时善心善念的体现，包括行为语气表现出来的善的状态，都是实修境界中层次的展现。

下边讲述的事情就让我对法中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善不仅是过生死关的必要因素，在某种境界中代表了生命修炼的层次。

有一次一个外地同修跟我说她们当地有个老辅导员同修，正念很强。有一次被邪恶因素以病业的方式迫害的很严重，当时舌头和胳膊都黑了，她靠着对法的正念与师尊洪大的慈悲承受，闯了过来；还有一次自己骑车翻到沟里，肋骨折了几根，后来也很快恢复了。她在当地影响很大，大家都觉的这位同修修的很好。可见，在过大的魔难时，我们生命的来源，对法的正念都是能帮我们度过生死关的很主要的因素。

记的那次正好到这位同修所在的城市做其它项目，也想正好能见一下这位同修，共同切磋提高，结果刚刚到那里，就听说这位同修捎信让别的同修给她发正念，帮助她过病业关。我们正好七、八位同修在一起，我们这几位同修都是平时很注重实修的同修。我们刚一坐下发正念，在我的境界中看到，强大的正法的场把这位病业同修的元神

向内找，其实这时你已经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关了。因为你这时的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向内找，是带着有求之心向内找。这样做，实质上还是在常人的观念思维中去看待问题，这不是大法修炼者的真正向内找。这自然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

真正的向内找，是无执无求的。向内找的真正目的地就是修去人心，提高心性，同化大法。带着有求之心的向内找，不是无条件的向内找，是被有求之心带动的表现，就凭这颗有求之心在，你怎么过关？

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明白，修炼中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在发生病业现象时，把它当成好事对待了？往往病业一出现，骨子里的常人观念就起作用了，马上就当成坏事去对待，既然摊上了一件坏事，那就得想办法尽快解决呀，又产生了求心，求得病业现象尽快解决，在这颗有求之心带动下，开始向内找，发正念，这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时间一长，对大法的信心开始动摇，怕心又出来了，就导致病业现象更加严重，再发展下去，彻底失去信心，要么上医院，要么硬挺，直至失去肉身。

那么该如何面对病业现象呢？当发生病业现象时，首先意识到自己又摊上了一件好事，提高的机会来了。通过无条件向内找，找到所有人心后，然后清除人心，提高心性，同化大法。然后，再做到正念正行，就是说不光认识到修炼人没有病，这个病业现象是人心促成的假相，而且行为上要做到把它当成假相去对待，就是不理睬这个假相，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大法弟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把自己当个病人在家养着，“做到是修”[1]，这样就能过关。

在这样过关中，根本就与旧势力没有任何牵扯。是有旧势力的存在，有些关难也确实确实是旧势力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旧势力，不过它安排的关，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无论遇到什么关难，有师父的保护，有大法的指导，什么关难都能够过的去，根本没有必要去理会旧势力的存在和它的安排。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实修〉

子，是金刚不坏之体，这些痛不是我，我不承认，全盘否定。我想起《洪吟二》〈正念正行〉，我慢慢的双盘真的一点一点的拉上去了，过一会，疼痛缓下来不那么痛了。

炼完静功后我又开始炼动功，炼动功的难度和炼静功的难度完全不一样。站在那里我的肋骨、股骨还有大腿根部，都象撕开来的痛，右边的臀部深深的塌陷进去，臀部明显的半边大半边小，整个变了形，右边的大腿根部，好象有个硬东西横在那里压住，我真的无法形容那种痛。动功一套接着一套，虽然动作不很规范，但也坚持着，炼到第四套难度就更大了，随机下走时本来是要弯腰下蹲的，但我不能弯又不能蹲，四套动功炼下来痛的我衣服都湿透了。

我想越艰难越要多炼，平时只是早上每天炼一次，从现在起晚上再加炼一次，每天坚持炼两次。白天学法、背法，每个整点发正念。第二天早上我炼完功，丈夫过来看我头上的伤口，他惊讶的说：啊，伤口结疤了，肿的大包也平了。昨天洗了头，不但没发炎，还好的这么快。我说：我耳朵也不疼了，嘴唇肿也退了，手掌虽然没结疤，但也不痛了。丈夫看了看说：看来这个功法的确奇效。

过了四天，丈夫碰到了同修，告诉同修我出车祸的情况，同修们知道后来我家，有的帮我做家务，有的与我法上交流，叫我找出不足，否定迫害。通过同修们互相切磋，让我真正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的严肃性。因此也找出了许多的不足之处。每个不足都是与名、利、情、色、气有关，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法理清晰了，各种不足的根源找到了，对今后的方向也有了正确的目标了。

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信师信法的心，当天晚上就给我展现神奇而美妙的奇迹。炼动功时，从膝盖以上腰部以下非常有规律的旋动着，比电动操作还有规律，一会旋动着，一会上下拉动着，不停的动。炼到第二套和第三套，从开始旋动到结束。炼第一套和第四套时，一结印旋动马上收停，叠扣小腹马上旋动起来，伤痛越严重的部位，感觉越明显。丈夫看到了说：你平时炼功身子不动的，今天干吗动个不停，先停下来吧。我说不能停下来，这是好事，我舒服的很，是师父帮我

调整呢。

那种神奇而美妙我无法用合适的词汇来描述，简直太美妙了。我激动的泪水不停的流着，默默的向师父说着：师父啊，你太慈悲伟大了，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精進啊！这种神奇而美妙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来过我家的亲戚朋友，还有同修们都共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也实实在在的让我体验到我的生命时刻有师父保护着。

我身体恢复超奇的快，一天一个样，一个星期就慢慢移步到卫生间上厕所了；到十一天，虽然不是走的很好，但可以到饭厅吃饭了；到了二十八天刚好有事需要我出去办，我就出去了，上下楼梯走起来还有点疼，但每天来回好几趟。认识我的人都跑过来问，你这么快就能走路了，我们都很担心你，万一不好怎么办？你是怎么好的？有没有去医院？我说：我没去医院，也没打针吃药，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她们都惊讶的看着我，法轮功真的这么神吗？是怎么炼的，你炼给我们看看。我就当场炼给她们看，有几个人说：我也要学法轮功，你教我吧。

通过这件事，最大受益者是我丈夫，他以前不相信炼法轮功对治病健身有奇效，还经常说，法轮功这么好医院也不用开了。现在他在我身上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逢人便说：法轮功太好了，太神奇了，我老婆要不是炼法轮功的话，这次不知是什么后果！他还跟我说，到时候我也要炼了。还有几个朋友特意从外地来到我家，也要学法轮功。我自己的姐姐以前叫她学，她总是说没时间，这次她主动打电话来，她也要炼法轮功。

问我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你没去医院？自己在家炼法轮功炼好了？那肇事者赔你多少钱？我说：我没要他们一分钱，他们送来了礼物我都没收，叫他们带回去了。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人要以“真、善、忍”为标准，师父要求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们说：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是不是太傻了，叫他们赔个五万八万都是应该的。有个人说：我信耶稣几十年了，平时我也做个好人，如果要做到象你这样不要肇事者一分钱，我肯定做不到。别说我做不到，我相信

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其他教徒，可以说没有人能做到。你们学法轮功的人可真是不一样。那电视上怎么说是法轮功不好呢？我说：电视上都是造假骗人的，我就跟他们讲起了真相，还给他们做了三退，并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出事的当天，我给肇事者讲了真相，他也做了三退。还有一个开三轮车的人说：那个开摩托车的人给我们讲了，说他出事那天，派出所就把他关起来了，要拘留他半个月。说你不但没要他钱，还当天就给他从派出所保释出来，他说自己碰到活菩萨了，否则他们一家这辈子完了。开三轮车的人还说：你这么好的好人，你以后都坐我的三轮车吧，我不收你钱。

通过这次的亲身体验，真正让我领悟到，师父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

师父还说，“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魔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

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修炼是神圣而严肃的，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我要勇猛精進，多学法，多救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法为师，助师正法，彻底修掉那些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名、利、情，纯净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名符其实的大法弟子。

我诚挚的向师尊叩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命之恩。同时也谢谢帮助过我的同修们。

## 对病业现象的浅悟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在出现病业现象时，如果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与干扰，然后，就象常人的思维一样，想采取一种办法去解决它，比如：想通过所谓的向内找或者是发正念过关，而不是用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把这当作自己真正提高升华的好机会而去